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记

留下乡音 记住乡愁

□本报记者 赵晓霞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赴湖南实地调研以女书为代表的江永方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情况。图为女书传承人现场展示女书书法。



今年6月，暨南大学詹伯慧教授在“古风之美”方言吟咏雅集上用客家话吟诵了《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等。



第二届“足荣村方言电影节”海报

本文图片来源：语宝 (yuyanbaohu)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人事变化，乡音如故——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从古至今，拨动了多少离人的心弦。作为人类文明世代相传的载体，语言是相互沟通理解的钥匙，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纽带；乡音更承载着一个人的乡愁。据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田立新介绍，“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文化多元的国家，拥有汉藏、阿尔泰、南岛、南亚和印欧五大语系的130多种语言、10大汉语方言，方言土语难以计数，是当今世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乡音里的中国

“宝贝呀宝贝，妈妈把你放在摇篮车里摇啊摇，宝贝啊宝贝……”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宣传片中，镜头前的老奶奶唱起了满语摇篮曲；“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喊我好宝宝；糖一包，果一包，买条鱼来烧烧”——这首传唱甚广的童谣用无锡话吟唱起来，轻轻软软，好似到了江南水乡……

这些经过岁月沉淀下来的乡音是文化的标记，是承载着乡愁的文化记忆。在这些动听的乡音里，有人听到的是母亲的呼唤，有人看到的是老屋上的袅袅炊烟。

但不容忽视的现状是，随着现代化

进程的推进，许多语言、方言趋于濒危或面临消亡的危机。数据显示，在我国现存的130多种语言中，有68种语言的使用人口在万人以下，其中有25种语言的使用人口在千人以下。

以赫哲语为例，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我国使用赫哲语作为母语者约为15人。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宣传片中，赫哲族伊玛堪国家级传承人吴明新表达了自己对赫哲语传承的担忧。

相关语保专家表示，语言多样性是人类最重要的遗产，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任何一种语言的消亡都将是整个人类的损失。语言一旦消亡，以它为依托的思维方式、口传文化、民俗民风都将随之消失。

语言资源保护进行时

在此背景下，2015年5月，中国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计划用5年时间，开展1500个地点的田野调查，其中少数民族语言300个点，汉语方言900个点，濒危语言方言200个点，语言方言文化100个点。这标志着中国政府从国家层面开展语言资源保护工作。

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语言资源保护项目，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自启动至今，已完成全国130多种语言中的近百种，占全国语言种类的80%左右；完成总体规划1500个调查点中的1073个，占规划总量的72%，国家已投入资金1.27亿元。这些成果的背后是专业团队的努力：全国共有超过250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参与工程建设，组建的专家团队近500个，参与的专业技术人员1500多人。

此外，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已建成“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采集展示平台”和“中国方言文化典藏多媒体资料库”两大多媒体语言资源库，持续在线收集和汇聚展示中国语言资源。

旨在协同并汇聚各方力量推动语保事业发展，被称为“语保大匠”的南山会讲已举办两讲，不仅让语言保护纳入更多人的视野，而且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语保事业。“语保事业的使命是保护传承。保护的目标就是传承，传承就是最好的保护，语保人的南山之路不在象牙塔里，而在社会大众中间，在每一位语言使用者中间。”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如是阐述南山会讲的理念。

“保护不只是学者的工作”

今年7月17日，南山会讲“语保世界”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说“多语言冠军挑战赛”启动仪式上，著名节目主持人汪涵被授予“多语言冠军挑战赛推广大使”。作为会讲嘉宾，汪涵代表的是民间语保声音。在语保领域，他帮大家更熟知的是主持人之外的身份——“響應”计划发起人、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顾问。

南山会讲嘉宾访谈环节，汪涵指出“语言保护不只是学者的工作，而更需要多引擎共同推动”，引起与会嘉宾的共鸣。

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曹志耘表示，要跨越学者和社会大众之间的鸿沟，去触发社会大众的语言自觉和保护意识，引发社会大众的保护行动，包括通过明星呼吁、网络视频制作、发起社会活动、推出方言文化艺术产品等方式去推动。

“‘響應’计划开展方言调查、‘全球说’公司开发语言在线学习平台、茂德公集团发起‘足荣村方言电影节’等都是很好的尝试。”曹志耘说。

曹志耘坦言，目前我国从事语言资源调查保护的专业力量有限，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调查保护的速度远远赶不上语言资源衰亡和流失的速度，“和时间相比，我们注定是输者”。这不仅不是曹志耘的感受，也是很多语保人的共识，但他们仍然选择攀登“语保事业”这座“南山”，理由简单——“只因山在那里”。



湟滨近照

忘不掉的故乡音 挥不去的故乡情

□湟滨

家里时，会觉得脑袋里的每根神经都累，只是瘫坐在那儿，让一切都停止下来。这静止中，我的乡愁渐渐地涌上心头，于是去翻看仅有的几本读过很多遍的中文书，听那些听过无数遍的中文歌。仿佛唯有母语才能化解思念，但将自己置身熟悉的母语环境中，思念却更浓了。

每次回国，早上我都要在床上多赖一会儿，因为可以静静地听楼下早市上人们参杂着浓郁的东北口音的叫卖声和讨价还价声。我喜欢听厨房里爸妈在准备早饭时的窃窃私语，喜欢和朋友聊天时她用典型的东北话讲我不在国内时的生活，甚至喜欢听表弟们说话时不经意地带出一句“东北粗语”——然后我深深地吸一口气，好想把我长大的语言环境像空气一样吸进身体里，这样在国外置身英语环境时就不会太想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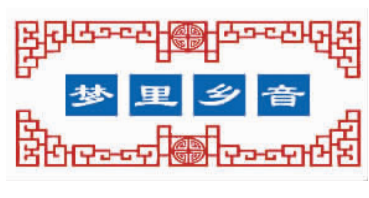
还记得那年终于交上论文，完成了答辩，手里握着博士学位证书——当时来英国的目的完成了，到了要决定留下还是回去的时候了。尽管对这个生活了好几年的国家和“那个他”留恋和不舍，可是回到说我的语言的地方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那时他真的急了，拉着我的手说：“留下来吧，我一定会学好中文，用你的语言去爱你！”——因为他知道乡音对我有多重要。看到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他那么认真地努力学习汉语，我真的不能再说周围没有乡音让我想家了。于是我把摆在一旁让自己发呆了很久的护照收了起来，把毕业证书放好，开始了人生的另一段旅程。不同的是，旅程中有一个他用中文陪伴——他实现了当时的承诺，尽最大努力学好了中文。我所感受到的幸福时刻不只是我们一起四处旅游，看日出日落，还是在看到一段自己十分喜欢的中文文字时，可以给他读出来，一起分享；是当我找不到最恰当的英语单词表达自己的感受时，可以用中文跟他说出

来；是听他像模像样地给我哼上几句我最喜欢的王菲的歌；是在医院里疼得语无伦次只想说中文的时候，他在一旁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给医生翻译；是听他用中文和老爸老妈开玩笑，偶尔夹着一些刚学来的东北话……现在才发觉，以前自己对乡音的认识有多肤浅，它可以让你在平凡小事中满足。

我曾在大学的国际社团里教中文，来学习中文的学生大都和中国有些联系，学习中文的原因也大致一样，比如有一方父母是中国人，但是因为小时候没有坚持和父母说中文，便想重新再学。其理由不仅因为中文作为一种语言很重要，更因为他们想找到自己的根。每次想起他们的故事，我都会十分感动，让我禁不住地想如何能让我的孩子们延续他们血脉里的中国语言文化，不用等到长大后把中文作为一门新的语言从头学起，这也让我坚定地要把我的乡音教给他们。

如今，我看到幼小的他们在3种语言之间有些挣扎地前行，看到他们在讲中文的时候会突然停下，小脑袋在极力地区分英语和西班牙语，搜索着他们会说的中文单词，我真有点心疼。但在他们能说出来后，我又十分骄傲——我的宝贝们，也许妈妈能给你们并不是很多，但是妈妈很想一直用她的母语真切地告诉你们她有多爱你们，也想听到你们用她的语言告诉妈妈你们也爱妈妈，让你们能够通过中文了解属于你们自己的文化，听姥姥姥爷用乡音给你们讲他们的故事……

(寄自英国)



本报电 (记者刘菲) 日前，由河北阅读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的《快乐作文》杂志发起组织，中国侨联、全国台联、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第十八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结果揭晓，并在京举行颁奖典礼。

颁奖典礼上，来自中国、英国、德国、美国、法国、荷兰、阿联酋、缅甸、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获奖学生和教师代表欢聚一堂，共赏美文佳作，感受中文魅力。第十八届大赛以“家国之恩”“阅读之趣”“友善之举”“满意之作”为主题，旨在凝聚华人学生的家国之情，提高阅读兴趣，增强人文关怀，进而提升海内外学生的文学素养。大赛共吸引了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万名学生参加。经过大赛专业评审团队的评定，最终15篇佳作胜出，荣获特等奖。大赛还针对学校设有组织奖、针对教师设有辅导奖。

在颁奖典礼上，来自阿联酋中华文化语言教育交流中心的李德嘉同学朗读了她的《“美食精品”蟹黄包》；缅甸曼德勒新世纪国际高级学校的张继代老师代表海外组织获奖单位发言，介绍了组织学生参与作文大赛的心得；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的李琳琳老师获得辅导奖，她在发言中交流了在海外教授中文的经验体会。

作为一个华文教育项目，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至今已成功举办18届，是目前参与人数最多的海外华文教育公益活动之一，已成为推动华文教育在海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兴盛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

颁奖典礼上，第十九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同时启动。

汉语班上的“老学生”

□田英宣

葡萄牙里斯本孔子学院开课是在去年10月10日，我接手了3个班：高级一班、二班和“超级”班。这几个班的学生或是学汉语多年，或是去中国留学和旅游过，甚至还有人曾在中国居住、生活过。

这三个班的学生中，有3人是在校大学生，有几位是上班族。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他们再匆匆忙忙地从公司赶到学校上汉语课，并且他们的工作和汉语也没有太大关系，只是出于对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喜欢和热爱。3个班里占多数的学生是退休离职人员。他们对知识的追求和认真执著的好学精神让我感动，我时常和他们交流沟通，了解他们的学习需求和对课程的要求和愿望，据之适时调整，满足他们的愿望，真正地为他们服好务。是他们的好学精神和人格力量感动了我，让我愿意倾尽自己所学所知，促进他们的汉语学习。

保罗先生是里斯本大学的退休数学教授，他曾去天津南开大学开设过3次学术讲座。里斯本大学在葡萄牙的地位相当于清华大学在中国的地位。提到南开大学的数学专业，大家都会想到陈省身先生。我问保罗，您知道陈省身吧？他说：“当然，当然。”

这位令人尊敬的老先生选择上超级班。但这学期，超级班的《博雅汉语·飞翔篇》太难了。上课两周左右时，我提醒他可以选择高二或高一班的课程来上。老先生坚定地说，他现在能听懂30%，但是他要努力，希望到期末能听懂80%。后来我发现，每次上课前，他都会把所用的材料全部复印，查字典，翻译成葡萄牙语或者英语。他也会把完成的作业扫描给我，让我批改后再还给他，再纠正，再学习。在他身上看到的是真正的“钻研”精神、“啃骨头”精神。

高一班的法蒂玛可能是我教的年龄最大的学生，他是一位退休的科学家，学起汉语来也是带着科学家所特有的韧劲儿，令人钦佩。还有班上的高思龙先生，上世纪90年代，他曾在驻北京的葡萄牙公司工作过5年，现在仍然坚持学习汉语。《新实用汉语课本5》已经学过一遍，但他选择再学一遍，当我为他纠正发音时，他总认真地模仿，学习态度积极，作业也会认真完成。

这些学生都已退休，生活优渥，在自己的工作领域有一定成就和地位。但他们还这么刻苦地学习汉语是为什么呢？并且，到孔院学习是要付学费的，每门课程一学年需要付350欧元。年轻人是为了找工作、为生存、为生计，他们呢？有人开玩笑说，他们学习汉语是为了保持大脑细胞的活跃。但这执著的学习精神，真令人敬佩，是真正的“活到老，学到老”。这种好学精神和学习态度，让我感动，也提醒我自己要努力工作，不断提升自己。

(作者系葡萄牙里斯本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

第十八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

近日在京颁奖